

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大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戚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性之所能不得不為性所不能不可強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

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無以相賤所以為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當時應務所在為正本無我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為有用無知無能者為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曷管容足之於地耶列子云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大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

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遵古而卑今則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世濛濛其心孰能平而不彼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為僻異之行外順人而內不失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適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疑獨註有用之器也無用之器道也器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言浩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則無用之為用明矣道遠遊論大樗大瓠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在此能遊也不學而為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逐物而不反適者防患而不進決者果於動絕

者滅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為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為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履塵心情大馳雖與為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為風波之民

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已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為彼為彼也內篇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是也

碧虛註人以跣蹈之外為無用之地若掘之墜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跣步矣壁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為用明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妄役流蕩遁逃之志果決卓絕之行列意以為高亢皆非至知厚德所因任也履陸謂不遊學而廢業大馳謂苦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而不反顧在時尚適為君臣而已何分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

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汗隆外應物而內全真彼之所教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腐齋曰義執極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不可行故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能有不能喻有違有不違流遁逐物決絕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為也履陸陷溺世故大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

者雖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沒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為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日則皆為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古今為是非順人不失已外混世而內有所存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論因是之意
遊者適遠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

遊不能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遁者多否則又為決絕之行列腐瑤充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窞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平道適遊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

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為天下貴悖道則無以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遇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

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反今為古豈貴耳賤目妄有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為波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為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眾心為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為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

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於一道象萬世而成純者也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不止則跖跖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顯塞其竅胞有重聞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強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誰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銑鐸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夫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寶刀開闢空曠遊不係勃強爭處攘逆也自然之

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禁暴則名羨於德急而後考其謀平往則無用知禁塞也眾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為聲色臭味所壅則為聰明為顫甘為知德雍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蹠蹠得失交戰於胸中幾何而不至於跖此陰陽之患所以作眾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乎午以消長猶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顫以聲色臭味塞其竅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聞周固生白而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逍遙無為而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漬而勃強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踰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

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矣以大林丘山為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誰知不得不出乎爭榮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眾宜聲色臭味禁其外思慮知謀禁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為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銑鐸始脩也

疑獨註微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微則無所不聰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內視反聽以至鼻口心知皆內求諸已然後六根解脫眾塵不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微則為物所壅相陵賤而害眾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為主息者沖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貴微息則六者之主入之好惡不中者蓋有物塞之非天之罪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實耳胞有重空乃

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
 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
 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此所
 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
 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
 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者主之
 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之理寄於心也德
 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
 德而好名爭名則暴矣誰者言之急事者
 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誰知好勝故出乎
 爭榮謂衆好內實故生乎守皆非自然者
 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
 成矣春雨之時草木衝地而生未達則怒
 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
 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為
 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
 碧虛註人能收視及聽納息激液虛中藏
 用則六事俱徹妙極無加不然則便礙騰
 踐上下錯亂諸疾作矣凡動物有知者皆
 恃息而生其六根壅闕而氣息弱者由欲

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
 人之寢穴晝夜升降與之無窮乃為嗜欲
 所窒空靈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內有丹
 田三宮金堂玉室胞有重閣也心中有竅
 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室隘則婦姑反
 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為丘山之
 美林伐則氣象損奇才為士人之美才復
 則精神耗名譽者虧德志暴者損名謀貴
 深靜稽乎謙急則淺陋矣智當晦藏出乎
 爭則與物競矣若能恭立不移而自保守
 免為物所害也官事果乎眾宜在私則決
 乎自殉德形則名知顯而暴爭與春澤則
 草木生而銚耨起眾人逆道以求生猶草
 木反根而欲秀也
 虛齋曰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
 之所視聽為真聰明鼻口之所嗅嘗為真
 顯甘心所知為真知德為真德矣嗟謂不
 通於者足迹人見道有礙則累於形迹而
 眾害生也息猶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
 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此知覺所以知覺恃

此息也或至於不當理者豈天新之耶天
 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
 心竅耳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
 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鬪喻心蔽塞則
 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人見而善者平日
 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
 也求名利則德性蕩溢性暴急則名亦蕩
 溢言併與名失之誑同強有急意急而後
 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出守執不
 化而後有恭哽不樂之意求眾事之宜者
 固執不通之弊此言癡兒欲了官事官事
 不可了也春雨至而草木怒生人修田器
 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為耕種計
 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
 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
 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
 然自德溢而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
 有天遊矣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
 為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

關竅嚙塞物欲騰踐為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為以壅閉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及塞其竅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為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閣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五藏之空以行氣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達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挽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觀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及為所勝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

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為謀則知出而爭與此來官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眾宜眾宜謂前六者皆微而無私則其規矚嚙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覆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息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術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顯

同珍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附卷一 谷四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外物第四

靜然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長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荅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荅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蹈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